

拒绝为江青写传记

1971年夏，江青邀请韩素音和她的第三任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据韩素音说：“那一天，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出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接着，她就只顾和伊文思说话了。席间，张春桥问我我对样板戏的看法之后，他借机暗示我为江青写传记。是江青要他问的。当时我不能说不好，干脆转了个弯，回答说：“我最近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来。”

江青听了很生气。后来，她找了一个美国女作家给她写传记。那个美国女作家很得意地对我说：“我认为江青将来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女人。”我提醒她说：“你错了，中国人民不太喜欢她。你要小心点啊！”

韩素音还告诉我，“四人帮”曾经说她是“高级特务”，有两年不准她到中国来。粉碎“四人帮”后，韩素音于1977年又欣喜地来到中国，立即受到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的接见。周总理逝世后，她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又恢复了。自1981年至1984年间，中央领导姚依林、胡耀邦、胡乔木、邓颖超、聂荣臻等，都先后接见了韩素音，并与之进行了长谈。

韩素音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出版了28部作品，其中有9部是写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并译成多国文字。她还不知疲倦地周游欧美亚非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向这些地方的公众作报告，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她确实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与巴金探讨青年作家的成长

韩素音自1957年至1990年，共访问上海11次，有时一年来两次。每次来上海，她都要和老朋友见面，促膝谈心，一杯清茶或是咖啡，就可以谈上一两个小时。她的老朋友有杜宣、沈柔坚、谢希德以及对外友协的老朋友李寿康、陈一心等。

1985年5月24日下午，我陪韩素音以及杜宣、陈一心等人来到巴金寓所，巴金的妹妹李瑞珏笑着对我说：“七哥今天特意换了一套新的咖啡色的西装，内着一件白色衬衣，这一打扮人也精神漂亮了。”



■ 1985年，韩素音与巴金亲切交谈

韩素音握着巴金的手，用普通话说：“好久不见，非常高兴见到您！”巴金也高兴地说：“欢迎老朋友来聊天。”

在座谈中，韩素音问巴金：“巴老，您觉得现在青年作家队伍怎么样？”巴金回答说：“他们中有不少是成熟的人，他们经历了生活的磨炼，是生活培养了作家。现在这个时代是出大作家的时候。”韩素音说：“对，对，我很同意。只有生活才能培养出作家，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必由之路。”她还直率地说：“中国的文字非常丰富，但现在使用的字比较少，通常只有七八千字，而英文却有10万个字。”巴金沉思了一下，说：“原来有些新作家刚出来时，不太注意文字修养，现在已经在重视了。随着生活的变化，我相信语言也会发生变化，会有一些新的文字出现在他们生活中和他们的作品中。”

访谈结束前，巴金将近年的作品四卷《随想录》和一本《创作回忆录》赠送给韩素音，她双手接过书说：“四川的朋友送了我许多巴老的作品，现在又得到了这几部书，您的书我全部都有了。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我要让它们全部在美国出版。”

韩素音对陪同人员说：“巴老的会见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巴老80多岁，仍有旺盛的创作热情，令人敬佩！”

路，只得领着17人投身于快递。那时，赖梅松已在杭州木材市场拥有几百平方米场地和十几号员工，年收入近百万。

陈德军、喻渭蛟、聂腾云在快递的羊肠小道艰难困苦跋涉时，赖梅松一路凯歌，地盘越来越大，场地由280平方米扩张到6000多平方米，赚的钱像歌舞溪的水，赖梅松在杭州置房、结婚，把家安在省城。

没想到这几年，快递像20世纪90年代初的股票，21世纪初的楼盘突然就火了起来，人人都想着快递，谈着快递，琢磨着快递，不时有种地的、采茶的、砍毛竹的、采笋叶的、当木匠的、搞装修的农民丢下手里的活计和家什，加入快递队伍，然后去杭州、宁波、无锡、南京、广州等地做加盟商和承包商，自己给自己打工，自己做老板……

消息频传，谁谁谁赚钱了，谁谁谁买了车，谁谁谁买了房，谁谁谁要回家乡盖别墅了。接着，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农民出发了……

快递像一团火，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让歌舞乡，让钟山乡（2004年5月，歌舞乡并入钟山乡）变了样，一片片别墅拔地而起，世界各种豪车停在了门口。

快递点燃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令他们热血沸腾……

赖梅松成功时，杭州丽水路的木材市场成为歌舞乡驻杭办，亲戚、同学、朋友到了杭州都往他那儿跑，有找他帮忙的，有找他借钱的，他是来者不拒；在杭州做生意或打工的，没事跑过去喝喝茶，聊聊天儿，吹吹牛，打打牌，他也陪着。来的人越来越多地聊起申通、天天和聂氏父子，他们说起詹际盛、陈德军来就像法拉利跑车，眨眼工夫就蹿到每小时300多公里，踩刹车都刹不住。歌舞乡初级中学的同学大多做了快递，在申通陈德军的麾下。

歌舞乡初级中学是一所不大的乡村学校，每届两个班，每班40名左右学生。这所学校被戏称为中国快递的黄埔军校，为中国快递培养了一大批精英，除赖梅松、赖建法、商学兵他们三人之外，还有聂氏两兄弟——聂腾飞、聂腾云，以及陈德军和“三通一达”的各路诸侯与将领。喻渭蛟的夫人——张小娟也是那所中学毕业的。有句名言：女人是男人的学校。按此逻辑，虽然喻渭蛟没在歌舞乡初级中学读过书，也算是半个学生。

参观少年管教所

1986年6月25日上午，杜宣和我陪同韩素音参观了上海少年犯管教所。

为何她想参观少管所呢？原来有一次她在外地访问时，看了由少管所的少年犯主演的电影《少年犯》。她听说有一名少年犯改造好了回到社会继续拍电影，但后来又重新犯罪。她急于想了解原因，便提出到少管所参观。

韩素音认真参观了劳动车间、课堂、食堂、美术工艺练习室等，还看了“回春”演出队的排练，当她知道不少人是来这里才学了钢琴，不由赞叹起来。韩素音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蛮有才华的。”她还和少年犯一同合影，并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在心理上不要背上包袱，你们今后的生活道路还很长。”

韩素音问其中一位即将被释放的少年犯：“出所后有没有信心？”他说：“有信心。”韩素音笑着说：“改造好了，社会会原谅你们的。”韩素音颇有感慨地说：“在欧美国家里，少年犯在日益增多，很多父母离婚，不愿抚养孩子，青少年流浪街头，很容易犯罪。中国政府对失足的少年花这么大的精力、财力去教育挽救他们，创造了了不起的方法和经验。”

用稿费资助中国青年

韩素音十分关心我国科技人员的培养。1990年，她将积蓄多年的稿费拿出来，在北京筹备成立了韩素音东西方科学交流基金会，自己任主席，理事6人，中英各3人，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培养科技、决策人才，特别是关心培养中国女科学家。上海对外友协在她的关怀下也派员赴美进修。

韩素音在上海赴美留学青年医生报告会上，从自己当医生的经历谈起，介绍了欧美和亚洲等国之间在文化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差异。她说：“美国科学发达，医疗技术高，但一般美国人是享受不到的。而中国医生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中国医疗制度是为人民着想

的。你们不要忘记这一条，在美国把他们的长处学到手，回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韩素音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她和丈夫居住在瑞士洛桑丽漫湖畔的一幢公寓中，过着简单的生活。她的房子不大，只有客厅、书房、卧室。她家没有电视机。她说看电视太浪费时间，看报纸比看电视节约时间，看电视必须一个镜头看下去，而报纸可以跳着看，无关紧要的新闻可略去不看。她家也没有轿车，因为没有时间去保养，也没有保姆，她嫌请保姆太贵。她每天早上5时起床，花几分钟洗个澡，几分钟吃早饭，就开始工作。韩素音没有午睡的习惯，通常是外出散步1小时，顺便外出办点事，如邮寄信件等。下午、晚上则都在工作。每天生活都安排有序。他们吃得简单，一周买一次菜，通常是丈夫下厨。

一年中，她大约有五个月在洛桑，其他时间都在外地旅游和参观、访问。

程十发赠画贺寿

1987年10月，韩素音在上海过了她70大寿。事先，我们请上海著名画家程十发为她作画，作为生日贺礼。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在锦江饭店为她举行了生日酒会，邀请她熟悉的老朋友出席。

当天，韩素音和丈夫陆文星风尘仆仆地从北京飞到上海。老朋友相聚是人生一大快事。那天，韩素音仍和往常一样不施粉黛，穿着一件浅色大方的连衣裙，和大家谈笑风生，气氛十分热烈。她和丈夫举起酒杯向朋友们致谢。当服务员将大蛋糕推出来时，大家为她唱起了生日歌。韩素音在摇曳的烛光里，激动万分，噙着眼泪为大家分蛋糕。

这时，韩素音十发将一幅画赠送给韩素音，画的是双童捧着大寿桃献给老寿星。韩素音接过画，说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要好好保存。

韩素音自1989年后，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再也没有重返中国。

摘自《上海滩》杂志2015年12月刊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5.点燃了农民的希望

歌舞乡的农民，桐庐县的农民，浙江省的农民，天南海北的农民离开乡村涌进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在城市立足，用自己的网去捕那些“鱼”。对歌舞乡的农民，对桐庐的农民，对中国的8亿农民来说，也没有平坦的大道好走，要不畏艰难地沿着陡峭山路攀爬下去。在攀爬的进程中，有人掉下去，有人胆怯了，或者爬不动了，只好回到乡村种地；有的人执着地爬下去，也没有爬到光辉的顶点……不畏艰险者不一定能爬到光辉的顶点，爬到光辉顶点的人注定是不畏艰险者。

去杭州木材市场的村民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有的是坚持不住，有的是做不下去，有的是被其他“光辉的顶点”的诱惑吸引去了，这些人大多回到桐庐县，回到歌舞乡。赖梅松没走，留了下来，继续在木材生意的“陡峭山路”攀登下去。

这些年来，赖梅松在家乡——天井岭村的乡亲眼里，在歌舞乡同学老师和朋友眼里，绝对称得上成功人士，是走在他们时代前边的人，是他们想要成为而成为不了的人，甚至是他们绝望之下想把希望留给儿女，让他们能成为的人。

聂腾飞深夜半夜拎着蛇皮袋上了火车，“咣当咣当”地赶往上海送件时，有座就坐着，没座就站着，有时站着抱着快件就睡着了，有时钻到座位下边酣然睡去……这时，赖梅松已腰缠万贯，衣食无虑。

1994年，现任申通董事长、木匠出身的陈德军搞装修赔了钱，想做服装生意赚钱还债，结果钱没赚到又赔了本，被数十万元的重债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得跟着妹妹的男友聂腾飞做快递。早晨5点钟，他就爬起来赶到上海站的月台接件，然后分拣，骑着自行车一家家送。这时，赖梅松在木材市场喝着“雪水云绿”悠然地谈着生意，一单下来就赚成千上万。

2000年，喻渭蛟屡战屡败，井冈山一役折戟沉沙，欠下200多万元的巨债，走投无

4.简单任务

紧接着每人分发了一套服装，普通的内衣、衬衣和裤子，要求就在车上换，而且是除了内裤全部换，学员们虽有不解，不过按命令执行了。等换完坐定，许平秋又给每人分发了一部卡片式的手機，和银行卡一般大小，金属机身，很精致，一下子惹得学员们兴趣起来了。很神秘，也很好玩。

一切都在车的行进过程中完成，完成时车已经穿过了闹市区，到了傍晚时分，天色还亮，车驶进了一处拥有大型建筑的体育场，空荡荡的一个大厅，中巴车直接驶进去了。先下车的许平秋立定大喊着：“集合。”

车上呼啦啦奔下来十四名队员，按平时的要求迅速地集成两列。许平秋居中而站，手指扬着，威风凛凛地说道：“我宣布，保密协议所规定的项目即时起生效，岳西省公安厅第一期特勤实验训练，从现在起，正式开始！”

从选拔开始捂了数月的谜底，即将揭晓。“开始”两个字一出口，学员们下意识挺胸、抬头，目视前方。

可不料许平秋蓦地笑着，摆摆手道：“稍息。别紧张，听清楚，这是一个实验性训练，而且是首次进行，我向各位有幸加入的学员们表示祝贺。”说着，许平秋自己先“啪啪”鼓起掌来，没人应声，一群学员都紧张而凝重地盯着许平秋，这个问题悬得太久了，积蓄的好奇心此时被井喷出来。

人群里的余罪四下打量着这个地方，两百多平方米，警体训练馆，建成时间不长，杠铃和平衡木磨得发白，沙袋拳击的地方陷进去一大块，选这么一个地方似乎在意料之中，似乎就是一个普通的训练任务。不过谁也料不到下一秒要发生的事，许平秋没有直接布置任务，而是走了两步喊了句：“严德标，出列。”鼠标一紧张，一个趔趄前跨一步，差点闪着腿，众人一哄笑，许平秋和蔼地问着：“严德标，报一下你身上的东西。”咦？都交完了，还有什么东西呀？鼠标一愣，不过马上报出来了：“报告，一部卡片机。”

“还有吗？”许平秋沉声问。“报告，没有了。”鼠标挺着胸脯道。“胡说，衣服裤子不算呀？”许平秋笑着问，众人一笑，他脸一敛又喊

着，“严德标，重新汇报。”“是！报告，学员严德标，身上有一部手机、一件衬衫、一条裤子、一双鞋、一双袜子、一条皮带。”鼠标报告着，看许平秋不满意，踌躇地又小声问着，“内裤还要不要汇报？”众人又是哄声一笑，许平秋被这个惫懒的小家伙逗乐了，他一扬头：“归队。”

他换着严肃口吻道：“大家听清楚了，严德标报出的东西都是你们身上有的，一模一样，衣服、裤子、鞋、皮带、卡片机……这就是我给你们所有的装备。你们的任务就是，用这些装备，在这城市里生存四十天，这就是这次的训练科目！”

学员们一字一顿听着，一下子集体遭雷劈了；敢情是把东西没收，一毛钱也不给你，让你到城里当盲流去！这可比野外生存要难多了。一下子嗡声四起，主要讨论的问题是，经费不能紧张到这种程度吧？许平秋吼了声：“安静！”压住了声音，他继续说道：“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任务，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刑警，如果连一个陌生的环境也适应不了，怎么对付违法犯罪？都不满意的活现在选择退出还来得及。我

强调一点啊，在训练开始后，任何人可以选择随时退出，到这儿领上你的随身物品，我包路费，不过以后就别觑着脸还说想当警察了。”

年轻人容易生气，也更容易不服气，这么一刺激，反倒安静了，个个挺着胸，站得笔直，一副准备豁出去的样子。就是嘛，小看谁呢？许平秋边踱步边说着：“任务很简单，就是生存下去，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规则是没有外援，谁如果设法联系亲戚朋友同学，出局！谁如果泄露此次训练的任何信息，出局！谁如果向地方公安、民政机关寻求援助，出局！最后一条，如果谁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出局！”够狠！这几乎是逼着人铤而走险。余罪心里暗道。他一时摸不清这位老警的意图。

其他人就两眼抹黑了，一毛钱不给，不让求援、不让联系认识的人，那岂不是让大伙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这个几千万人口的城市？万一有个意外，那可咋整？任务一出，问题一下子涌上各人的脑海里，几乎全是担心。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